



串树叶的人

韩浩月

节气真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今年立秋那天,我在老家县城,出门时明显感觉气温低了几度,随后“秋老虎”又来,酷热照旧。但神奇的是,立秋那天确实凉快,由此更强调了季节更迭的仪式感。

更有仪式感的是,开车走在滨河道上,一枚树叶重重地砸在前挡风玻璃上,吓我一跳,心想:秋天你来就来,也不至于非得这么强调一下子吧。那枚树叶,肯定是枯了,不然不可能从树枝上落下来。放眼望去,目力所及之处,仍然郁郁葱葱,但偏偏是这一枚落叶,在心里搅动了一下,所谓“一叶知秋”,说的就是这般。

落在车玻璃上的树叶,被风一吹瞬间消失了踪影。也就是说,那枚枯叶是什么样子,我是没来得及看清楚,只知道那是枚落叶而已。虽没见到,但它的去处我大抵是知道的:要么在路中央,被飞驰而过的车轮碾成碎片,要么被卷到路边,静静地躺在那儿,偶尔有风吹来,慵懒地翻个身。

仍然闷热的秋夜,躺在空调房间里,莫名想起了那第一枚落下的秋叶——它肯定不是第一枚,只不过是见到的第一枚而已,当你发现第一枚落叶的时候,这个世界已经有数不清的落叶纷纷坠下枝头了。秋夜想秋叶,自带防暑降温效果,可我想着想着,记忆深处居然走出一个人来,至于是位老人、年轻人,还是孩童,时间久远,记不太清了,只是脑海里像动漫般地浮现出一个人物形象,走在乡村寂静的道路上,手里在忙着一些什么,背后拖着一串什么……

串树叶的人!我想起来了,那是位串树叶的人。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针,乡间常使用的诸多缝衣针中最粗的那根,针眼里也是缝衣线中最粗的那条,那人在一下一下地弯腰,直起身时的那几秒时间里,使用针将捡起来的树叶串起来——用针穿过叶柄末端最粗的那个部分,用手掌下端有肉的那个部位裹住线轻轻地一拉,那片树叶便老实实在地顺着线排队下去了。那人身后拖着的,自然是一条长长的被串好的树叶队伍。

美国印象主义画派代表人物施尔德·哈森,画自然风景美极了,但他好像不怎么爱画人物,多幅作品中,人物要么被处理得很小,要么就是不怎么能看清楚脸。我想起来的串树叶的人,形象就颇为靠近施尔德·哈森画作里的人物,小小的身体,模糊的面部,但肢体动作又是那么地坚定、执着、有规律。那人在不停地串着树叶,深秋的树叶纷纷落下,捡不完,简直永远捡不完,偶有树叶砸在串树叶的人身上,可他不动声色,不喜不悲,仿佛要从白天捡到天黑、再捡到天亮一般。

串好的树叶,挂在屋檐下,或者挂在厨房的墙壁上,一条一条的,整整齐齐,散发着专属于落叶的那种带着点成熟又腐败的气味,闻上去会有醉酒的感觉。那些树叶被用来烧锅,煮熟锅里的米粥或者地瓜饭,它们被一根树枝做的捅火棍带进锅灶的深处,释放出火焰,舔舐着锅底。饭就要熟了的时候,饭香和树叶燃烧的香气,就会混合在一起,让人特别有食欲。我就曾这样不停地往锅灶里添加成串的落叶,陶醉地闻着锅里的饭香,觉得这是个好玩的游戏……

但当记忆的画面出现烧落叶做饭的情景时,我内心骤然一惊:那个串树叶的人,原来是我认识的呀!可我怎么不记得,这个人和我是什么关系了呢。落叶燃烧时是没有声音的,不像树枝那样会噼啪作响,记忆的消失也是无声的,不留给人重温并深刻铭记的机会。

那就这样吧。还好,我记得那个串树叶的人,还好,我对秋天仍然还有敏锐的感知能力,知道秋天适合怀念。当再有落叶重重砸在车玻璃上,或轻轻落在头顶上时,也许我能回忆起那个串落叶的人,并且喊出他的名字。

记忆从来靠不住

殷剑贞

脑海里每天都被一些细碎的日常小事充塞着,太乱太散,导致脑子常常转不过弯来。人上年纪了,就不敢往前展望未来了,习惯性地频频回首怀旧。

一个人安静的时候,不由地回想走过的岁月中那些沉淀下来的人和事,过滤着真伪,取舍着轻重,设想着场景,或感动,或欣喜,或伤感,有时候会不禁笑出声来。被往事纠缠的人,注定步履缓慢,行走得踟蹰艰难。

多少次,尝试着记录一些闲言碎语,以求达到心静,但写出来的文字中,每次都能挑出诸多毛病。所以大多时候,记录的念头更像是一阵风吹过,内心荡起一丝丝波纹,然后归于寂静。

没事爱杂七杂八阅读一些小说,看那些大家的作品越多,自己就越胆小,文字也就变得胆怯和结巴起来。尤其是翻看汪曾祺的散文,对老头驾驭文字的功底、深厚的文学素养及天性中的幽默情趣佩服得不行。一篇好的散文,不仅读起来有行云流水之感,最主要的是那份真情和趣味。

看别人的东西多了,当然也会有所思,有所想,脑海中碎片点点积累起来,总想等合适的时候再慢慢写。一天又一天,等得白了头,花了眼,终于成为别人眼中“上年纪的人”了,却依然不能沉静下来,整理残存的记忆碎片。

我本是个健忘的人,易感动,爱流泪,却也经不起时光的淘汰。许多故事慢慢风干,忘记了初衷,迟钝了感动,许多自以为有趣的小故事竟然再想不起来龙去脉。

那天浏览 QQ 空间,看到十年前的“三八”节那天,曾在空间郑重地记录下这么一句话:今天是我最最难过的日子。当时肯定

心情极端不好,不然怎会多加一个“最”字来强调难过的程度。但不知什么原因,再没有续写下第二句话。

当初以为天会塌下来,认定这是永远难忘的一天。奇怪的是,没过多久,我却将这事遗忘得一干二净,每次盯着这句无厘头的话,竟然一头雾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越发想不起当时引发自己心情难过的人和事。原来时间真的能抚平一个人的创伤,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当然,那些没做过任何标记的往事,大多都随风散去了。年纪越大,记忆越模糊。一辈子刻骨铭心的事也就那么几件,有时偶尔触景生情,能想起来一些细枝末节,但来龙去脉却不那么完整。有的事情自认为记住了,与别人一对质,也是出入和疑点甚多。

这几年,对伤害过自己的人,早已没有当初激愤的情绪。“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人得学会常常遗忘一些人和事。”那天偶尔看到作家迟子建的一句话,深以为然。

生活本不易,要想活得轻松,就得让不愉快的往事不再想起,学会选择性地遗忘,删除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和事。既然记忆靠不住,有些事就需要动动笔头。这种习惯很好。记录的过程中,许多愉快的往事慢慢复活,排列文字的当儿,也是一个人沉淀和反省的过程!

生活中,哪怕是看到一树花开,听到一声鸟叫,闻到一缕幽香,想起一张笑脸,只要入心入脑有质感的,都可以试着用文字将它们刻录下来,这样就可以把美好储存得长久些!

如果你硬要追问这样有什么意义,反而没多大意义了。

雨的情丝

张凤琴



的是清晰漂亮的图案。

垂柳被洗得一尘不染,晶莹透亮,它舒展着身姿,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雨滴顺着枝条流下,在末梢形成一个水珠。水珠越聚越大,但并不急于落下,总是在树梢上停留片刻,似乎在等待知音驻足观赏。凑近跟前,那珠子里有天有地,有花有树,有房屋有路人……还有一个大大的我。伸出手指划过柳枝,刷刷拉拉,窸窸窣窣,美妙的音符立刻奏响,像风吹过树林,雄浑圆润。深深吸一口气,那空气里掺着泥土的清香,含着雨水的清凉,有树叶的苦涩,有花儿的香甜,这一口吸进的仿佛是整个世界。我的心格外平静,也格外澄净。

阳光出来了。遥望天边,一道彩虹若隐若现,天空被映照得色彩斑斓。我仰面迎着细雨,任它抚摸,任它浸润。

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